

私

家

秘

藏

小说百部



1242-51
7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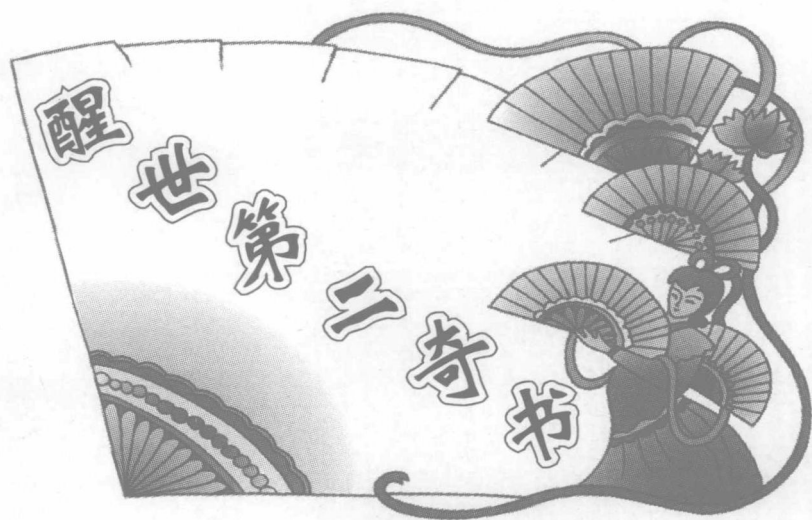
私家秘藏

小说百部

主编 金成浦 启明

第七十二卷

远方出版社
内蒙古大学出版社



明·天然痴叟 著

目 录



卷 一	郭挺之榜前认子	(5)
卷 二	卢梦仙江上寻妻	(26)
卷 三	王本立天涯求父	(52)
卷 四	瞿凤奴情愆死盖	(79)
卷 五	莽书生强图鸳侣	(101)
卷 六	乞丐妇重配鸾俦	(121)
卷 七	感恩鬼三古传题旨	(138)
卷 八	贪婪汉六院卖风流	(150)
卷 九	玉箫女再世玉环缘	(175)
卷 十	王孺人离合团鱼梦	(202)
卷十一	江都市孝妇屠身	(226)
卷十二	侯官县烈女歼仇	(246)
卷十三	唐玄宗恩赐纁衣缘	(273)
卷十四	潘文子契合鸳鸯冢	(289)



卷一 郭挺之榜前认子

阴阳界赋了无私，李不成桃兰不芝。
是虎方能生虎子，非麟安得产麟儿。
肉身纵使睽千里，气血何曾隔一丝。
试看根根还本本，岂容人类有差池。

从来父子之子未有不知者。莫说夫妻交媾有征有验，就是婢妾外遇私己瞒人，然自家心里亦未尝不明明白白。但恐忙中忽略，醉后糊涂，遂有已经生子而竟茫然莫识的。

昔日有一人，年过六十自叹无子。忽遇着一个相士，相他已经生子，想是忘记了。此人大笑，说道：“先生差矣。我朝朝望子，岂有已经生子而得能忘记之理？”

相士道：“我断不差，你回家细细一查，便自然要查出。”

此人道：我家三四个小妾日夜陪伴，难道生了儿子，瞒得人的？叫我那里去查？”

相士道：“你不必乱查。要查只消去查你四十五岁，丙午这一年五月内，可曾与妇人交接，便自然要查着了。”

此人见相士说得凿凿有据，只得低头回想。忽想起丙午这一年，过端午吃醉了，有一个丫头服侍他，因一时高兴，遂春风了一度。恰恰被主母看见，不胜大怒，遂立逼着将这丫头卖与人，带到某处去了。要说生子，除非是此婢。此外并无别人。

相士道：“正是他，正是他。你相中有子不孤，快快去找寻，自然要寻着。”此人忙依言到某处去找寻，果然找寻着了，已是



一十五岁，面貌与此人不差毫发。因赎取回来承了宗嗣。你道奇也不奇？这事虽奇，却还有根有苗，想得起来就寻回来，也只平平。还有一个全然绝望，忽相逢于金榜之下，岂不更奇。待小子慢慢说来。

正是：

命里不无终是有，相中该有岂能无。

纵然迷失兼流落，到底团圆必不孤。

话说南直隶庐州府合肥县，有一秀才姓郭名乔，表字挺之。生得相貌丰洁，宛然一美丈夫。只可恨当眉心生了一个大黑痣，做了美玉之瑕。这郭秀才家道也还完足，又自负有才，少年就拿稳必中，不期小考利，大考不利。到了三十以外还是一个秀才，心下十分焦躁。有一班同学的朋友，往往取笑他道：“郭兄不必着急，相书上说得好，龟头有痣终须发，就到五六十上也要中的，你愁他怎么？”

郭秀才听了愈加不悦，就有个要弃书不读之意。喜得妻子武氏甚贤，再三宽慰道：“功名迟早不一，你既有才学，年还不老，再候一科，或者中去也不可知。”郭乔无奈，只得又安心诵读，推到下科。不期到了下科，依然不中。自不中也罢了，谁知里中一个少年才二十来岁，时时拿文字来请教郭秀才改削，转高高中在榜上。郭乔这一气，几乎气个小死。遂将笔砚经书尽用火焚了，恨恨道：“既命不做主，还读他何用？”武氏再三劝他，那里劝得他住。一连在家困了数日，连饮食都减了。武氏道：“你在家中纳闷，何不出门寻相知朋友，去散散心也好。”

郭乔道：“我终日在朋友面前纵酒做文，高谈阔论，人人拱听。今到这样年纪，一个举人也弄不到手，转被后生小子轻轻夺去，叫我还有甚么嘴脸见人？只好躲在家里闷死罢了。”



正尔无聊，忽母舅王袞在广东韶州府乐昌县做知县，有书来与他。书中说，倘名场不利，家居寂寥，可到任上来消遣消遣。况沧湖泷水亦古今名胜，不可不到。郭乔得书大喜，因对武氏说道：“我在家正闷不过，恰恰母舅来接我，我何不趁此到广东去一游？”

武氏道：“去游一游虽好，但恐路远，一时未能便归。宗师要岁考却叫谁去？”

郭乔笑道：“贤妻差矣。我既远游，便如高天之鹤，任意逍遥。终不成还恋恋这顶破头巾？明日宗师点不到，任它除名罢了！”

武氏道：“不是这等说，你既出了门，我一个妇人家，儿子又小，倘有些门头户脑的事情，留着这秀才的名色搪搪，也还强似没有。”

郭乔道：“既有这等说，我明日动一个游学的呈子，在学中便不妨了。”因又想道：“母舅来接我，虽是他一番好意思，但闻他做官甚是清廉。我到广东，难道死死坐在他衙中？未免要东西览游，岂可尽取资于他？须自带些盘缠去方好。”

武氏道：“既要带盘缠，何不叫郭福索性买三五百金货物跟你去，便伸缩自便。”

郭乔叫了大喜道：“如此更妙。”

遂一面叫郭福去买货，一面到学中动呈子。不半月，呈子也准了，货物又置了。郭乔就别了武氏，竟往广东而去。

正是：

名场失意欲销忧，一叶扁舟事远游。

只道五湖随所适，谁知明月挂银钩。

郭乔到了广东，先叫郭福寻一个客店，将货物上好了发卖。



然后自到县中，来见母舅王知县。

王知县见外甥到了，甚是欢喜，忙叫人接入内衙相见。各叙别来之事，就留在衙中住下。一连住了数十日。郭乔心下因要弃去秀才，故不欲重读诗书，坐在衙中便殊觉寂寞。又挨了两日，闷不过，只得与母舅说道：“外甥此来虽为问候母舅并舅母二大人之安，然亦因名场失利，借此来散散愤郁。故今稟知母舅大人，欲暂出衙门到处去游览数日，再来侍奉何如？”

王知县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你初到此地方不熟，待我差一个衙役跟随你去，方有次第。”

郭乔道：“差人跟随固然好，但恐差人跟随，未免招摇，有碍母舅之官箴，反为不妙。还是容愚甥自去，仍作客游，相安于无事。”

王知县道：“贤甥既欲以自游，我有道理了。”随入内取了十两银子付与外甥道：“你可带在身边作游资。”

郭乔不敢拂母舅之意，只得受了。遂走出衙门来，要到郭福的下处去看看。不期才走离县前不上一箭之远，只见两个差人锁着一个老儿往县里来。后来又跟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，啼啼哭哭。郭乔定睛将那女子一看，虽是荆钗裙布，却生得：

貌团团似一朵花，身袅袅如一枝柳，眉分画出的春山，眼横澄来的秋水，春笋般十指纤长，樱桃样一唇红绽，哭声细细莺娇，鬓影垂垂云乱。他见人苦哀哀，无限心伤，人见他早已喜孜孜，一时魂断。

郭乔见那女子生得几分颜色，却跟着老儿啼哭，象有大冤苦之事，心甚生怜。因上前问差人道：“这老儿犯了甚事，你们拿他？这女子又是他甚人，为何跟着啼哭？”

差人认得郭乔是老爷亲眷，忙答应道：“郭相公，这老儿不



是犯罪，是欠了朝廷的钱粮没得抵偿。今日是限上该比，故带他去见老爷。这女子是他的女儿。舍不得父亲去受刑，情愿卖身偿还，却又一时遇不着主顾，故跟了来啼哭。”

郭乔道：“他欠了多少银子的钱粮？”

差人道：“前日老爷当堂算，总共该一十六两。”

郭乔道：“既只十六两也还不多，我代他偿了罢。”因在袖中将母舅与他作游资的十两先付与老儿道：“这十两银子可先交在柜上，那六两可跟我到店中就取交与你。”

老儿接了银子，扒倒地上就是一个头，说道：“相公救了我老朽一命，料无报答，只愿相公生个贵子，中举中进士，显扬后代罢。”

那女子也就跟在老儿后面磕头。

郭乔连忙扯他父女起来道：“甚么大事，不须如此。”

差人见了，因说道：“郭相公既积阴鹭怜悯他，此时老爷出堂还早，何不先到郭相公寓处，领了那六两来一同交纳，便索性完了一件公案。”

郭乔道：“如此更好。”遂撒身先走，差人并老儿女子俱随后跟来。

郭乔到了客店，忙叫郭福取出一封十两纹银，也递与老儿道：“你可将六两凑完了钱粮，你遭此一番也苦了，余下的可带回去，父女们将养。”

老儿接了银子，遂同女儿跪在地上，千恩万谢的只是磕头。

郭乔忙忙扯他起来道：“不要如此，反使我不安。”

差人道：“既郭相公周济了你，且去完了官事，再慢慢的来谢也不迟。”遂带了老儿去了。

郭乔因问郭福货物卖的如何，郭福道：

“托主人之福，带来的货物行情甚好，不多时一并卖完了。原是五百两本钱，如今除去盘费，还赚了二百两银子。有加四的



利钱，也算好了。”

郭乔听了欢喜道：“我初到此，王老爷留住，也还未就回去。你空守着许多银子，坐在此地也无益，莫若多寡留下些盘缠与我，其余你可尽买了回头货去卖了，再买货来接我亦未为迟。就报个信与主母也好。”

郭福领命，遂去置货不题。

郭乔吩咐完了，就要出门去游赏。因店主人苦苦要留下吃饭，只得又住下了。刚吃完酒饭，只见那老儿已纳完钱粮，消了牌票，欢欢喜喜同着女儿又来拜谢郭乔。因自陈道：“我老汉姓米，名字叫做米天禄。娶妻范氏，止生此女，叫做青姐。生他时，他母亲曾得一梦，见一神人对他说，此女当嫁贵人，当生贵子，不得轻配下人。故今年一十八岁尚舍不得嫁与乡下人家。我老汉止靠着有一二十亩山田度日，不料连年荒旱，拖欠下许多钱粮。官府追比甚急，并无抵偿，急急要将女儿嫁人。人家恐怕钱粮连累，俱不敢来娶。追比起来，老汉自然是死了。女儿见事急，情愿卖身救父，故跟进城来。又恨一时没个售主，今日幸遇大恩人发侧隐之心，既然周济救了老汉一命，真是感恩无尽。再四思量，实实毫无报答，惟有小女一身，虽是村野生长，尚不十分丑陋。又闻大恩人客居于此，故送来早晚伏侍大恩人。望大恩人鉴老汉一点诚心，委曲留下。”

郭乔听了，因正色说道：“老丈这话就说差了，我郭挺之是个名教中人，决不做非礼之事。就是方才这些小费，止不过见你年老拘挛，幼女哭泣，情甚可怜，一时不忍，故少为周急，也非大惠，怎么就思量得人爱女？这不是行义，转是为害了，断乎不可。”

米老儿道：“此乃老汉一点感恩报德之心，并非恩人之意，或亦无妨，还望恩人留下。”

郭乔道：“此客店中如何留得妇女人女子？你可快快领去，



我要出门了，不得陪你。”说罢竟起身出门去了。

正是：

施恩原不望酬恩，何料丝罗暗结婚。

到得桃花桃子熟，方知桃叶出桃根。

米老儿见郭乔竟丢下他们出门去了，一发敬重他是个好人，只得带了女儿回家与范氏说知，大家感激不胜，随立了一个牌位，写了他的名姓在上，供养在佛前，朝朝礼拜。

乡下有个李家，见他钱粮完了，又思量来与他结婚。米天禄夫妻倒也肯了，青姐因辞道：“父亲前日钱粮事急，要将我嫁与李家，他再三苦辞。我见事急，情愿卖身救父，故父亲带我进城去卖身，幸遇了郭恩人，慨然周济。他虽不为买我，然得了他二十两银子，就与卖我一样。兑父亲又将我送到他下处，他恐涉嫌疑有伤名义，故一时不好便受。然我既得了他的银子，又送过与他，他受与不受，我就是郭家的人了。如何又好嫁与别人？若嫁与别人，则前番送与他都是虚意了。我虽是一个乡下女子，不知甚的，却守节守义也是一般，断没个任人去取的道理。郭恩人若不要我，我情愿跟随父母终身不嫁，纺织度日，决不又到别人家去。”

米天禄见女儿说得有理，便不强他，也就回了李家。但心下还想着要与郭乔说说，要他受了。不期进城几次，俱寻郭乔不见，只得因循下了。不期一日，郭乔在山中游赏，忽遇了一阵暴雨，无处躲避，忽望见山坳里一带茅屋。遂一径望茅屋跑来，及跑到茅屋前，只见一家柴门半掩。雨越下的大了，便顾不得好歹，竟推开门直跑到草堂上，早看见一个老人坐在那里低着头打草鞋，因说道：“借躲躲雨，打搅休怪。”

那老人家忽抬起头来一看，认得是郭乔，不胜大喜。因立起



身来说道：“恩人耶，我寻了恩人好几遍，皆遇不着，今日为何直走到这里？”

郭乔再细看时，方认得这老儿正是米天禄，也自欢喜。因说道：“原来老丈住在这里，我因信步游赏，不期遇雨。”

米天禄因向内叫道：“大恩人在此！老妈、女儿快来拜见。”叫声未绝，范氏早同青姐跑了出来，看见果是郭乔。遂同天禄一齐拜倒在地，你说感恩，我说叨惠，拜个不了。

郭乔连忙扶起。

三人拜完，看见郭乔浑身雨淋的烂湿。青姐竟不避嫌疑，忙走上前替郭乔将湿巾除了下来，湿衣脱了下来，一面取两件干布衣与郭乔暂穿了；一面生起些火来烘湿衣。范氏就一面去杀鸡炊煮。不一时，湿衣湿巾烘干了，依旧与郭乔穿戴起来。范氏炊煮熟了，米天禄就放下一张桌子，又取了一张椅子放在上面，请郭乔坐了，自家下陪。范氏搬出肴来，青姐就执壶在旁斟酒。郭乔见他一家殷勤，甚不过意，连忙叫他放下，他那里肯听。米天禄又再三苦劝，只得放量而饮。饮到半酣之际，偷眼将青姐一看：今日欢颜，却与前日的愁容大不相同。

但见：

如花貌添出娇羞，似柳腰忽多婀娜；春山眉青青非蹙恨，秋水眼淡淡别生春；纤指捧觞飞笋玉；朱唇你低旋樱桃；笑声掩啼痕，更饶妩媚！巧梳无乱影，倍显容光。他见我己吐出热心，我见他又安忍装成冷面。

郭乔吃到半酣，已有些放荡，又见青姐在面前来往，更觉动情。心下想一想，恐怕只管留连，把持不定，弄出事来。又见雨住天晴，就要作谢入城。当不得米天禄夫妻苦苦留住道：“请也请恩人不容易到此，今邀天之幸，突然而来，就少也住十日半月



方才放去，怎刚刚到来就想回去？这是断断不放。”郭乔无奈，只得住下来。米天禄又请他到山前山后去游玩游玩，归来过了一宿。到次日清晨，米天禄在佛前烧香，就指着供奉的牌位与郭乔看道：“这不是恩人的牌位么。”

郭乔看了就要毁去道：“多少恩惠，值得如此，使我不安。”

米天禄道：“怎说恩惠不多，若非有此，我老汉一死是不消说的。就是老妻、小女，无依无倚，也都是一死，怎能得团圆聚会，复居于此？今得居此者，皆恩人之再生也！”

郭乔听了不胜感叹道：“老丈原来是个好人。过去的事怎还如此记念？”

米天禄道：“感恩积恨，乃人生钻心切骨之事，不但老汉不敢忘恩人大德，就是小女自拚卖身救父，今得恩人施济，不独救了老汉一命，又救了小女一身。她情愿为婢伏侍恩人。又自揣村女，未必入恩人之眼，见恩人不受，不敢苦强，然私心以为得了恩人的厚惠，虽不为恩人收用，就当卖与恩人一般，如何又敢将身子许与别人？故昨日李家见老汉钱粮完了，又要来议婚，小女坚决不从，已力辞回去了。”

郭乔听了着惊道：“这事老丈在念，还说有因。令爱妙龄，正是桃夭之子，宜室宜家，怎么守起我来，那有此理？这话我不信。”

米天禄道：“我老汉从来不晓得说谎。恩人若不相信，待我叫他，恩人自问他便知。”因叫道：“青姐走来，恩人问你话。”

青姐听见父亲叫，连忙走到面前。

郭乔就说道：“前日这些小事，乃我见你父亲一时遭难无偿，我自出心赠他的。青姑娘卖身救父，自是青姑娘之孝，却与我赠银两不相干。青姑娘为何认做一事。若认做一事，岂不因些小之事，倒误了青姑娘终身？”

青姐道：“事虽无干，人各有志。恩人虽赠银周急，不为卖



妾，然贱妾既有身可卖，怎教父亲白白受恩人之惠？若父亲白白受恩人之惠，则恩人为仁人，为义士；而贱妾卖身一番，依旧别嫁他人，岂非止博虚名，而不得实为孝女了。故恩人自周急于父亲，贱妾自卖身于恩人，各行各志，各成各是，原不消说得。若必欲借此求售于恩人，则贱妾何人。岂敢仰辱君子，以取罪戾。”

郭乔听了大喜道：“原来青姑娘不独是一个美女子，竟是一个贤女子。我郭挺之那日一见了青姑娘非不动心，一来正在施济，恐碍品行，避嫌疑；二来年龄相悬，恐妨了好逑之路，故承高谊送来客店，我急避去，不敢以色徒自误。不期青姑娘倒有此守节守义之贞心，岂非人生之大快！但有一事也要与青姑娘说明：家有荆妻，若蒙垂爱，只合屈于二座。”

青姐道：“伏侍恩人，得备洒扫足矣！安敢争小星之位？”

郭乔听了愈加欢喜道：“青姑娘既有此美意，我郭挺之怎敢相轻？容归寓再请媒行聘。”

青姐道：“贱妾固已卖身于恩人，故见恩人而不避嫌疑。若再谋媒引聘，转属多事，非贱妾卖身之原意了。似可不必。”

郭乔说道：“这是青姑娘的各行各志，不要管我。”郭乔遂急急的辞了回寓。

正是：

花有清香月有阴，淑人自见淑人心。

若非眼出寻常外，那得芳名留到今。

郭乔见青姐一个少年的美貌女子情愿嫁她，怎么不喜？又想青姐是个知高识低的女子，他不争礼于我，自是他的高处。我若无礼于他，便是我的短处了。因回寓取了三十二两银子，竟走到县中，将前事一五一十都与母舅说了，要他周全。

王知县因见他客邸无聊，只得依允了。将三十二两银子封做



两处，以十六两做聘金，以十六两做代礼，又替他添上一对金花，两疋彩缎，并鹅酒果合之类。又叫六名鼓乐，又差一吏，两个皂隶押了送去，吩咐他说：“是本县为媒，替郭相公娶米天禄的女儿为侧室。”

吏人领命，竟送到种玉村米家来。恐米家不知，先叫两个皂隶去报信。不期这两个皂隶恰正是前日催粮的差人。

米老儿看见大吃一惊道：“钱粮已纳完，二位又来做甚么？”

二皂隶方笑道：“我们这番来不是催钱粮，是县里太爷替郭相公为媒，来聘你令爱。聘礼随后就到了，故我二人先来报喜。”

米老儿听了还不信道：“郭相公来聘小女，为甚太爷替他做媒？”

二皂隶道：“你不晓得，那郭相公就是我县太爷的外甥。”

米天禄听了愈加欢喜，忙忙与女儿说知。叫老妈央人相帮打点。早鼓乐吹吹打打迎入村来了。不一时到了门前，米天禄接着，吏人将聘礼、代礼、金花、彩缎，鹅酒果合，一齐送上，又将太爷为媒的话一一说与他知。米老儿听了满口答应不及，只连连道是。忙邀吏人并皂隶入中堂坐定，然后将礼物一齐收了。

鼓乐在门前吹打，早惊动了一村的男男女女，都来围看，皆羨道：“不期米家女儿前日没人要，如今倒嫁了这等一个好女婿。”

范氏忙央亲邻来相帮，杀鸡宰鹅，收拾酒饭款待来人，只闹了半日，方得打发去了。

青姐见郭乔如此郑重，她一发死心塌地。

郭乔要另租屋娶青姐过去。米天禄恐客边不便，转商量择一吉日，将郭乔赘了入来，又热闹了一番，郭乔方与青姐成亲。

正是：

游粤无非是偶然，何曾想要鹊桥仙。